

逝去的小城泉水

□杜满仓

在蜿蜒苍茫的六盘山下，有一座小县城名叫隆德。与声名远扬的六盘山比起来，知道这个小县城的人不多，但它从未景德元年建县起，至少有一千多年了。说它小是指的人口少，在我儿时，县城面积大，但人口仅有百十户，近一半地皮上没有建筑物，随时能看到麦田和菜地。

如果说这个小县城曾经泉水淙淙，池水荡漾，别说外地人，就是现在住在本城的年轻人也未必相信，因为县城的生活用水全靠十多里外的清凉水库供给。

县城里曾经确实有泉水，那不过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人们调侃隆德人时总会说，你们县城有“三宝”：石头垒墙墙不倒，洋芋瓠子能吃饱，官泉水不用不了（俗语：用不完）。当年官泉里有水，这是大家公认的。

说到官泉，县城里有两处：一处在我就读的小学南面，叫大官泉；一处 在武英庙前，叫小官泉。因为有泉水，便有了官泉村、官泉队和后来的官泉街。泉自己流着，水百姓用着，与官方好像没有多大关系。百姓口中的官泉，约定成俗是公用泉的意思。

隆德县城东南偏高，西北偏低，落差较大。官泉水从地下流出时冒着热气，且流量很大。泉里盛不下时便溢出地

面向西北方向流淌，经过县政府门前的淖坝，最后流入西海子。明明是个小水池子，为啥叫淖坝？明明是块湿地，为啥叫海子？成年后，我才悟出其中道理：宋元时期，隆德长期被蒙古人和西夏人占领，他们的这种称谓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延续下来了。

大官泉的水，附近人家只能用去一部分，大部分爬过泉沿一路欢歌向西北流去，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县城因此便有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人们最早知道春天来了，就是这条小溪告诉的，其他地方还在白雪覆盖时，小溪已是冰消雪化潺潺流水了。随着小溪两边草地渐渐变绿，一朵朵白的、黄的、红的小花摇晃着脑袋向人们露出甜蜜的微笑。夏秋两季这里更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只要天气好，午饭后总会有一些妇女围在小溪两旁，一边洗衣服一边拉家常，那时多数人家没有肥皂，他们就从附近草从里摘些鲜嫩的灰条叶子裹住衣服，放在石板上用手搓揉揉揉，用木棒捶捶打打，再用清水漂洗，然后放在草坪上晾晒。有些女孩子也喜欢在小溪里洗头。她们带着自己家里做的土肥皂（用动物内脏的腺体，加上烧碱皂角做的），冬天把头发洗得乌黑发亮。有时一些调皮的

男生，会趁着女孩子洗头时把石子抛在小溪里，溅起的水花飘洒在女孩子的脸上衣服上。等她们反应过来，骂字尚未出口时，“呼啦”的一声，这些调皮鬼早已没影儿了。

小官泉临近街道，是供商家店铺和住在这里的有钱人用的。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他们用石条把泉箍起来，免得水溢出地面，影响附近商家的生意。被围住的泉水自然要找出路，于是它们穿过石缝，透过土层，流向县政府门前的淖坝。

所谓淖坝，实际上是一个比篮球场略为大些的水池子。夏天摇曳着绿草的池子透着蓝光，冬天飘着枯叶的水面泛着白色。县政府门前摆着这样一个杂草丛生的小池子也不美观，却也没有谁来治理一下。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戏耍玩乐的地方。特别是春天，池子里有很多小蝌蚪，忙忙碌碌的甩着小尾巴，它们慢慢长大，变成小蛤蟆、大蛤蟆。这些蛤蟆不愿久待在小池子里，每天中午迎着太阳相继爬出水池，跳过土路，向街道及商家铺面蹦去，有时还会停下来，把像小皮球一样的肚子鼓起，咕呱咕呱乱叫几声，不知是向路人示好还是发威。冬天，池水结成了厚冰，我们找几块石头坐在上面，互相推着在冰面转圈画，有时

竟玩得忘了回家吃饭。

每遇大雨过后，淖坝里盛不下的水就溢出坝沿，积水也透过松软的土层渗透到西面一块沼泽地里。那块沼泽地足有七八亩地大，若不是西面旧城墙堵住，水又不知还要流向哪里去。春夏季节，湿地上小草如茵，绿毯铺地，时不时会有各种水鸟飞来飞去；冬季里，盐碱泛白，甚是凄凉，活像一个行将入土的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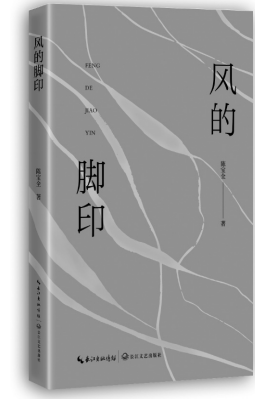
湿地里虽然是短短的草，浅浅的水，但春夏季节是绝对不能进入的，因为那里有深及膝盖的淤泥，冒着气泡的沼气。小孩子年幼无知，有次大家竟鼓动一个平时胆子较大的小伙佻去湿地捡水鸟蛋。他赤着脚，光着屁股，勇敢地向湿地走去，起先还算顺利，走着走着就迈不开脚步了，开始陷得还不深，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淤泥没过膝盖他才大哭起来。想不到捅了这么大的乱子，大家都慌了手脚，只好找大人救援。附近人家纷纷拆下自家门板，一页一页铺向湿地中央，才连拉带拽地把这个小孩儿救出来。从此，这里虽然没有竖起“禁止入内”的警告牌，却没有人敢涉足冒险了。

如今，官泉不见了，淖坝不见了，湿地不见了，只剩下官泉街、临泉街这些地名和几块路标。

陈宝全诗集《风的脚印》出版

近日，我市作家陈宝全诗集《风的脚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风的脚印》是陈宝全呕心四年之后的一部诚意之作，是一册向土地致敬，向父亲致敬，也向人类伟大情感真诚致敬的诗集。诗集共分四辑：一场雪退回了天空，种在地里的父亲，像星辰落满夜空，阳光照在风的脸上，计有166首。整部诗集是一本叫父亲的种子埋入大地，到意象中的归仓为线索，串联起现实的别离与梦里的相遇、往事的回忆与瞬间的怅然，在松散无序的组合间暗含着人世间的温暖与凄冷，四季轮回的时光之河与隐隐可见的情绪起伏相互观照。诗



陈宝全诗集《风的脚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陈宝全就是以对亲人的朴素情感为经，以拙朴简单而富有张力的语言为纬，塑造出了一位西北大地普通平凡的农民父亲的鲜活形象，以其平实与恳切，将一幅真实而复杂的乡土中国实景呈现在读者眼前，亦为丰厚沉默的西北乡土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严。

作者陈宝全，甘肃静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入选甘肃首届“散文八骏”。曾获“黄河文学奖”“崆峒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已出版诗歌集《看见》《心生繁花》《等于鸟鸣》3部，散文集《被一颗苹果喜欢过》1部。

观看土地的事（外一首）

□刘本本

秋日山中行

观看土地的事
不要总是站在楼房的窗口
也不要沉迷数字
就算荒废的原野
也有青草或野花
真实的一生

声音

停歇

山峰，树林

任由雾霭打扮

观看土地的事
或许应该有其他方法
跟着古老的秋风
去静默的田地
摘一篮果实或掰一筐玉米
这时候你触摸的香味或金黄
一定不是文字写的

灰线的小径

拂过一片树林

不知去向

脚步沉入张望的眼睛

深秋的树叶、草丛

颜色并不少于夏日

梦一般的几片落叶

打痛草尖上的露珠

大槐树的故事

□王宏基

我家门口曾有一棵大槐树，听说是爷爷栽植的，爷爷在房前屋后栽了十几棵槐树，这棵最大，树身十几米高，树干粗壮，树枝稠密，树叶繁茂。乡亲们经常围坐在树下面聊家长，说笑话，下象棋。儿们则在树下嬉戏打闹，跳方块，踢毽子，跳绳，捉迷藏，气氛和谐融洽，好不快乐。喜鹊在高大的树杆上搭建了一个硕大的巢窝，成群的雀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奏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欢乐交响曲。

说起这棵大槐树，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记得那是1974年冬季，那时候七八岁的小孩子放学了，没有家庭作业，没有课业负担，大人们往生产队地里送农家肥，我们小孩跟在车子后边玩，当把土肥送到田地里后，小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一拥而上，抢着坐大人的架子车，一个架子车可以容纳五六个小孩，我和几个小孩没能挤上去，就跟在车子后面跑，心里有些不愉快。正好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推着架子车边玩边说：你不让我坐车，我就把这辆车推到悬崖下面去，大家都以为我在闹着玩呢。当大人们听到喊叫声，三步并作两步狂奔过来时，车子已经掉下去了。其实，并不是我要真心推下去，只是说说气话而已，谁知车子推到悬崖边时，由于坡陡路窄，已经不由我控制了。车子在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疯狂的翻滚，我一下子傻眼了，吓得不知所措。架子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摔了个稀巴烂。悬崖下面是一座古老的油坊，里面榨油的人听到动静，一个个惊慌失措地跑出来看个究竟。其中有一个人正用剃头刀理着发，正好把头刮了一半，也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此时此刻的我，吓得不敢回家见父母，躲了起来，家里人满山满沟的找。回到家之后，心里知道犯下大错的我，缩在奶奶怀里瑟瑟发抖。奶奶劝父亲说：娃娃吓成这样了，也知道错了，事情已出了，打孩子又于事无补。父亲听了奶奶的话，强压怒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小脑袋，气的没有说出一句话。

父亲不等生产队负责人上门，就主动去找生产队长，协商赔偿事宜。那时候人们都很朴实憨厚，损坏公物要赔偿，已经深深扎根在每个百姓的骨子理了。队长说：孩子还小，不懂事，你也主动承担责任了，就不赔了。可父亲坚持要赔，父亲接过话茬说：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虽然是孩子犯下的错，但我作为家长必须承担责任，也好让孩子长点记性。在父亲再三坚持下，队长只好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架子车轴，轮胎都完好无损，只是把木质车框摔坏了，我看你们家有几十棵槐树，就赔一棵槐树行了。父亲听了这些话，畅快地答应着，同意将大门口最大的那棵槐树赔偿给生产队。队长听了急忙说：不行不行，那棵槐树是咱们庄子里的槐树王，乡亲们茶余饭后在树下纳凉、避暑、聊天，我把那棵槐树砍伐了，乡亲们岂不骂我，还是随便找一棵小树就行了。

我家门口那棵大槐树有惊无险地保留了下来，继续枝繁叶茂地为乡亲们遮风挡雨，为乡亲们服务，树上的喜鹊欢快地歌唱，迎着美好曙光的到来。

我仿佛找到了我的血脉与家族

□叶梓

平时见了陈宝全，我总会欢愉地说来，握一下主席的手。他确实是静宁县文联的主席，也是平凉市作协主席。前者是领薪水的职务，后者则是一份兼职，其实也无非是给当地作家搞点服务的一份苦差。就是这样一个每天很忙碌，把一个县文联的各项事务搞得风生水起的小领导，却给读者一本又一本地捧出了诗歌与散文。似乎我刚刚读完他的散文集《被一颗苹果喜欢过》，现在又很快读到了他的诗集《风的脚印》。风，吹来吹去，了无痕迹，而他笔下的风，却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痕迹与脚印。这样的命名，与其说跟父亲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有关，不如说他是更想循着这条风的小径，去寻找浩荡的父恩，去寻找记忆深处的情感秘密。

其实，这是他写给父亲的一本诗集。陈宝全的父亲，是一个叫李家山的

村子里普普通通的农民——就像我的父亲是杨家岷的农民一样。有趣的是，我的家族，从祖父开始也是木匠出身。而陈宝全的父亲，也是一位乡间的匠人，操持木活的匠人。李家山在平凉静宁，但离天水不远，方言、饮食、习俗以及生活习惯，都和我的家乡杨家岷仿佛。因此，陈宝全笔下的李家山，以及那个憨厚勤劳的父亲形象，我读后的第一感受就是仿佛从一行行诗句中找回了自己的家族与血脉。这也是这本诗集最让我动情和动心的地方。

回到诗歌艺术的层面，陈宝全的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句子精短，干净，很有节奏感。短，但他的诗句并不是那么很有诗意，甚至有些诗就是一段描写、一个场景，然后就没有了，但又直击人心。他的诗似乎介于抒情诗与口语诗之间，这种“介于”恰恰是最难得的地方。而且，陈宝

全的诗，看起来，不装，显得不是很有诗意，但是，当我们从铺天盖地的星空，起风了之类的抒情意象里逃离出来，再读陈宝全的诗，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你所遇到的不是文字，而是清晨的露珠，是雨后的小草，是秋后的一场风，是初冬的一场薄雪，清新，自然，也朴素。整部诗集一百来首诗，似乎始终围绕着父亲，但又不是单纯地在写父亲，而是在写陇东高原的风俗、日常与人情世态，让读者能更深刻地洞悉这片土地的秘密。《甜酸》《石头镜》等一些极其精彩的短制，既属于他的老父亲，也是陇东南以及陇中一带的风物所见，宝全却用自己的诗意的眼光发现了，并且写得很美。

就在我写就此文时，《人民文学》的散文栏目在头条位置推出了他的万字长文《地的脾气》。细细读来，其实与这本《风的脚印》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与情

韵。傍晚经常下雷雨阵，听到打雷声，大人和小孩都跑起来，推麦的推麦，装袋的装袋，一起动手将晾晒的麦子收进屋。不一会儿，瓢泼大雨便下了起来，串串水珠从鱼鳞般的瓦檐上飞速直下，在地上砸出无数亮晶晶的水泡。秋天，收获的青玉米棒堆满院子，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一边看电视聊天，一边剥着玉米，天空中繁星点点，月光如水，银河是那么清晰而又遥远，萤火虫闪着绿莹莹的光亮，四周一片静谧。

学校在村子的中心，每天清晨，朗朗读书声回荡在明亮的教室里。冬天我们上学时，要早起带一捆木柴去学校生火，清晨的山村，大地仍在酣睡，万籁无声，映着雪光步行，只有咯吱一咯吱的踏雪声。冬天的懒觉最是惬意，窗外大雪初

晴，银装素裹，窗上结下美丽的窗花，火炕正热，被窝正暖，厨房传来母亲做饭的声音，幸福感油然而生。

小时候最盼过年，因为有压岁钱，有肉吃，有新衣穿，有鞭炮放。临近过年那几天，灶上一天到晚都在烧火，年味弥漫在村里的各个角落。除夕那天，下午两三点刚过，男人们去坟上祭奠祖先回家后，年夜饭就已经准备齐备了，族人们端着菜盘，提着美酒，到长辈家磕头拜年，大家围炕而坐，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如今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多年，故乡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支持下，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家家户户修了新居，种地实现机械化，呈现一派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

小时候想吃核桃，家里却没有核桃树。全村仅有的一棵，矗立在别人家门前的土墩上，硕大如伞的树冠占据很大一片地方，巴掌大的叶下，缀着些碧绿的小果子，让我们这些馋嘴孩子仰望、徘徊。“苜蓿上场，核桃满瓢”，但没有哪个孩子遵守这个规律，有耐不住性子的，朝着核桃树掷土坷垃。偶尔砸中，用砖头砸开一看，里边全是一包水，不能吃。过几天就再去砸，等到核桃真能吃时，树上的核桃已所剩无几。

据说，栽下的核桃树要等十八年才能结果，大约因为十八年很遥远吧，便很少有人种植它。或许是看着孩子们嘴馋，慈眉善目的伯父在他六十多岁时，在老宅的后院里栽下了一棵核桃树，记得他还笑着说了一句“前人栽树，后人吃果”之类的话——这棵核桃树，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念想。十八年后，核桃不知结了几茬，不过，由于倒春寒的原因，核桃总是结得很少很少。而今年，似乎倒春寒把专与核桃做对的事儿给忘了，伯父栽下的那棵核桃树上，竟缀满了许多小核桃，三个两个抱在一起，像亲密无间小兄弟。

中秋节前后的一个中午，我去了一趟老宅的后院，抬头间，看见一部分核桃已经张开了厚实的外皮，就像一朵朵三瓣莲花，一个个脱去了外衣的小核桃赤裸着身子，而一部分正处于刚裂口的状态，这说明核桃树已经到了愿意交出果实的时候了。可惜正忙着给苹果摘取套袋，采摘核桃的事只能往后放一放了。

那天半夜一场大雨，天亮时雨过天晴。因苹果园里泥湿，不宜劳作，就有了采摘核桃的时间。核桃树生长的后院，也曾是我家的菜园，因长时间没有仔细打理，几乎成了野草杂树的领地。那些个黄菊花、蓝菊花，比杂草还洒脱，好像在吟着“花开无人赏，我自且烂漫”。我没进去时，野草是顺着朝上生长的，我一去，它们就全乱了，东倒西伏的，一点也不好看。再朝里走几步，靠着地埋的，就是核桃树了。

温煦的阳光穿过核桃树的粗枝大叶，撒下点点斑驳光影，草上的露水就成了金光和明珠，老宅后院的园子梦一样寂静。我有一早上的时间，采摘这一树核桃，我上到核桃树上，抱着核桃树干就是一阵猛摇，枝叶左摇右摆间，天好像都被我摇乱了。“噼里啪啦”声中，核桃纷纷落地，有一半溅落到草里不见了。一些枝叶也被摇落了下来，不甘心的躺在草上。我靠在树杈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顺便看看核桃都落完了没有。以我刚才的力度，应该一个不剩了。其实，树上还有不少核桃挂在树上，也罢，它们在高处待惯了，就让它们在高处待着吧。

园子里又恢复了寂静，我回到地面上来，开始捡拾那些落地核桃。那可是好大的一片地盘啊，况且多数核桃都没入草丛，这得需要很多时间去翻摆那些草，才能把它们一个一个找出来。时光难得这么静好，急什么呢？突然觉得在草里寻找核桃很有意思，那些顽皮的小核桃故意藏了起来，要和我玩捉迷藏似的，玩就玩吧，反正这里就我一个人，没人知道。拔开一丛草，一般就有一颗核桃，有时两颗三颗并排藏在一起。找到一颗就是一个小惊喜，没找到我就耐着性子继续找。有些核桃怕被我遗漏了，就轻轻地垫一下我的脚。但垫脚的不一定都是核桃，有时会是一块小瓦渣，有时会是一个瓶盖子，它们被荒草埋没了好长时间，今天经我之手总算重见天日了。有意思的是，当翻起一片宽大的核桃叶子，看见一个小核桃正躺在另外的一张叶子上，就像一个嗜睡的婴儿儿时，心想我刚才的鲁莽，是不是打扰到了它？我把那张绿里带黄的叶子轻轻放回原处，不，是重新盖到它的身上，祝它心无波澜，安然好梦。

后院的园子里，杂草包围中的核桃树下，自有岁月静好。在这里，我收获了不少核桃，还收获了半日清闲，但我不能留恋。我要收拾好心情回去，苹果园等着我，许多家务等着我，一些路需要重走，一些路需要再去趟，不过，我和核桃树已经约定，明年还来，今生多来。

最美是故乡

□付小春

新农村气象，人们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故乡给了我无法磨灭的精神烙印，无论走多远，无论在何方，我都惦记着故乡的一草一木，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怀念着纯朴亲切的乡情。举头望月，我仿佛又看见故乡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那个从坝上升起的红彤彤的朝阳，那一方锦绣美丽的山川……

泾水

第1528期